



鐔津文集一往



門八
號 841
1-10

譚津文集目錄

卷首

行業記

此卽序

陳舜俞撰

卷一

輔教篇上

原教

勸書

并序共四篇

卷二

輔教篇中

廣原教

并序共二十六篇

卷三

輔教篇下

孝論

并序共一十三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卷四

皇極論

中庸解

五篇

卷五

論原

共四十篇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卷六

論原

問兵

評讓

問霸

異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卷七

論原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

論原畢

雜著 六篇

記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卷八

夷惠辯

唐太宗述

易術解

雜著 六篇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書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卷九

書

再上

仁宗皇帝

書啓

共十三封

上韓相公

四封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叅政

上趙內翰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卷十

書啓狀

與關彥長祕書

荅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員外書

荅王正仲祕書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塘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塘方少府

謝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與黃龍南禪師

別幅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幅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荅圓通禪師讓院

荅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卷十一

叙

共二十三篇

退金山茶筵回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祖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叙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移石詩叙

法雲十詠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歌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訶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卷十二

卷志記銘碑 共一十二篇

武林山志

游南屏記

解獨秀石名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卷十三

碑記銘表辭 七篇

秀州資聖勤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

共十二篇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蟾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卷十四

非韓上

第一

并叙

卷十五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卷十六

非韓下

第十四之三十

卷十七

古律詩

共六十首

卷十八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共六十九首

卷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禦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又序瑩道溫作

石門惠洪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吊嵩禪師詩一百韻又引

龍舒天柱山修靜贊

并引

靈源叟題明教大師手帖後二首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

并叙

疏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琇序

鐔津文集目錄畢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杭靈隱山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二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

鍾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輦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旣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

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

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
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
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
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
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
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
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
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
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
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火

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
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非非
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
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
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
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
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
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
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
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音釋

晶音精聲音敖褻音保陟竹力切
登也

精音聲音敖音褻音保音陟竹力切
登也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
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
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
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
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
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

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二者

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汗。直趣乎眞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

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卽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

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

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
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
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
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
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
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
膳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曰佛之道其
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
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新也前
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

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異
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
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
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
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
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
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
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
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

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繫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深大誠故其

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讐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

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癖耳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爲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更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服教以仁恩之

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颼風颼颼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已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

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入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加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

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

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

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
訥訥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
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
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
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
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
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
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
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
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

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
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
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
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
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
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
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
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
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
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

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
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夫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
德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
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
何甚不厭邪子輦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
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
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
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
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
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

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
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
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
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
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
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
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
加於四民而爲厲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
分子亦爲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

休證外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
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
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爲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
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
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悋而
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公私如何哉不
當傲其所以爲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
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

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
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
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
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
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
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
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抑亦大矣以道報
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
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
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

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其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入廢道曰而言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

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泐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

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縉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卽爲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

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學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克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

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繁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廼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曰爲善物於此爲

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爲死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

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入行又曰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

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束井而飲克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

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
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
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
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
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
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
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
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

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
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
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
善也自三代其政旣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
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
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
有矣而民至於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
世也但在真數自然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
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

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
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
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爲害則天人安能久容
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
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
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
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于夫
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
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
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

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而
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
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
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
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爲世世
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
唐爲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爲人而天下
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
道人如會惟儼抱太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
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

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
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
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
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
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
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
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
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
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
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

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
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
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
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
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
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
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
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
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論請即
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

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間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間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爲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當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卽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爆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爲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爲人能仁賢其爲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

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卽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

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

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心而爲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逾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卽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校訛

二紙五行

不食北誤作而食從舊本改正

十七行

明理舊本作名理

四紙

十二行

非情何乎猶言非情而何

五紙二行

測當作惻

十四紙三行

魄當作魂

十九紙五行

爆當作爆

二十紙十三行

曾當作層

音釋

黷

音獨

颶

音聊

聃

音冉

宵

音杏

夸

音誇

薨

音轟

泌

音彌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一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溧水端師堯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1

